

渐行渐远 著

落红春深

明宪宗宠妃

万贞儿 传奇

相念倍相素
生一代一双人

取受宠爱皇妃万贞
奇一生，从屌丝
又到白富美贵妃的
她是大明后宫的
『女汉子』，英勇狠毒
腹黑；她是一个比皇帝
大十七岁的宫女，却赢
得了明宪宗一生的宠
爱、依赖和生死相随。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落红春深

明宪宗宠妃

万贞儿
传奇

渐行渐远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落红春深：明宪宗宠妃万贞儿传奇 / 渐行渐远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078-3735-3

I. ①落… II. ①渐…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43120号

落红春深——明宪宗宠妃万贞儿传奇

著 者	渐行渐远
责任编辑	杜春梅 孙兴冉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21.5
版 次	2014年9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9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735-3 / I · 497
定 价	39.80 元

CRI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引	子 / 002
第 一 章	初会太子一见如故 / 003
第 二 章	后宫拜会暗伏杀机 / 013
第 三 章	卫京师迎上皇回宫 / 023
第 四 章	废为沂王太子出宫 / 035
第 五 章	滴水观音投毒沂王 / 045
第 六 章	花粉糕引母子双亡 / 056
第 七 章	南宫政变于谦蒙冤 / 066
第 八 章	郕王暴薨太妃哀恸 / 078
第 九 章	晤面如海恳请出宫 / 085
第 十 章	菊心中毒心愿未遂 / 094
第十一章	一波三折驰援边境 / 103
第十二章	如海匿踪贞儿病倒 / 113
第十三章	平叛石曹选妃淑女 / 120
第十四章	主仆诉情吴太妃歿 / 129
第十五章	疑窦丛生母子驾崩 / 135
第十六章	梦怀春宵冷待新婚 / 144
第十七章	嫉恨难消吴后臀杖 / 156

第 十 八 章	联手反击吴后被废 / 163
第 十 九 章	贞儿上位各方冷对 / 170
第 二 十 章	平叛瑶纪氏女入宫 / 178
第二十一章	乐极生悲贞儿丧子 / 184
第二十二章	因丧子结缘钱太后 / 192
第二十三章	雪颜玉露为悦己容 / 198
第二十四章	仁寿宫闻惊天秘密 / 206
第二十五章	诡计败露斗周太后 / 215
第二十六章	广溥圣恩柏贤妃娠 / 224
第二十七章	旧事重提当面对质 / 231
第二十八章	桂花鸩酒重立斗志 / 237
第二十九章	撰梅花笺和好如初 / 245
第 三 十 章	明争暗斗纪氏染痘 / 251
第三十一章	纪氏小产淑女入宫 / 259
第三十二章	周氏落胎太子册立 / 266
第三十三章	心照不宣太子殒命 / 273
第三十四章	晴天霹雳皇子复生 / 279
第三十五章	万娘娘汤里有毒否 / 287
第三十六章	假手他人淑妃自缢 / 296
第三十七章	终放手皇嗣连降生 / 302
第三十八章	大庆寿辰贞儿感伤 / 309
第三十九章	听信佞言密谋易储 / 315
第 四 十 章	人逝梦醒落红春深 / 325
尾 声	/ 335



相怜相念倍相亲，
一生一代一双人。

——唐·骆宾王



万贞儿没有想到，正统十四年九月十五那日，仁寿宫沈姑姑的出现，让她的后半生不得不和两岁的太子朱见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后的四十年，惊心动魄，风雨同舟。

多年以后，万贞儿还能回想起沈姑姑那天出现在她面前的情景。

初会太子一见如故

深秋晌午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向锦绣坊的正殿，殿内流淌着一股温暖和煦的气息。锦绣坊里的执事宫女万贞儿和乔韵儿一起整理着孙太后的衣饰。

锦绣坊位于孙太后所居仁寿宫的后殿，小小三间房舍专门用来放置太后的四季衣物，万贞儿和乔韵儿都是负责掌管孙太后服装衣饰的宫女。

如今节气是一日冷似一日了，孙太后向来畏寒，趁着冬天还没来，得把太后过冬的绒衣、棉袄、斗篷、毛皮大氅等厚衣服都得开始洗刷翻晒和整理预备着了。这些厚重衣服经过今夏几个猛日头的晾晒，此刻都散发着一股阳光和皂角所特有的清香味儿。

“贞儿姐姐，如今可热闹了。我们太后是太后，现又出了个太后。不仅是多了一个太后，连当今皇上也多了一个，哦，是多了一个太上皇了。现在太子是只有一个，不晓得日后会不会多出一个太子来。”十五岁的乔韵儿叽叽喳喳地说。

看上去年长一点儿的万贞儿连忙对她摇头摆手，竖指“嘘”了一声。万贞儿朝殿门外仔细打探了几眼，还好，没有其他人。她笑着轻声对乔韵儿说：“韵儿，你这话说得忒大胆，被旁人听了去告密就是割舌头掉脑袋的死罪。”

乔韵儿吐吐舌头，扮个鬼脸，说：“贞儿姐姐，我也只在你面前说说。你

比我大几岁，又比我早入宫，在这宫里，你是我最亲的人，我也只有和你才说说知心话儿而已。”

“我也是。我虽然入宫十五年了，但是在宫里，也只有你和针工局的梅林姑姑是我最亲的人。”万贞儿认真地说。

两人正说笑着，却见孙太子宫里的掌事女官沈姑姑进了殿门。沈姑姑笑咪咪地看着万贞儿说：“你们两个在做啥活计呢？”

沈姑姑是孙太后身边的老人和贴身侍女，深得孙太后的信赖，万贞儿当初就是被沈姑姑从针工局挑选进太后的仁寿宫的。因此万贞儿恭恭敬敬地回答：“奴婢万贞儿回姑姑话，不是要入冬了嘛，就想着早点儿把太后过冬的大衣服和毛衣服给整理出来晒一下，早点儿准备到时也就不用那么急了。”

沈姑姑越发笑得慈眉善目，抚了抚万贞儿发髻上的碧玉簪，说：“真是个细心的丫头，办事就做得倚靠，也没枉费老身在太后面前一直夸你、举荐你。贞儿，太后懿旨要老身来传你，跟老身去仁寿宫正殿的西暖阁走一趟吧。”

“沈姑姑，太后是传唤奴婢吗？”万贞儿有些惊疑和不确定。

“是啊，太后指派老身亲自来传你。”沈姑姑笑咪咪地说，“你这就跟老身去吧，太后还等着呢。”

通往太后居住的仁寿宫正殿的路上，万贞儿再次忍不住问沈姑姑：“姑姑，太后传奴婢有什么事啊？”

“不用担心，总不会是坏事。”沈姑姑依旧是笑咪咪的。

沈姑姑是孙太后自小带进宫的心腹丫鬟，是太后身边第一信赖得意的人。沈姑姑平时对宫女太监们比较严苛，但今天她对万贞儿一直是笑容可掬的，这让万贞儿有点儿摸不着头绪。万贞儿心里也把太后喊她去的意图猜了十几遍，但终究是猜不着。

转眼间就到了仁寿宫正殿，穿着朝服戴着朝冠的孙太后在西暖阁里端坐着。万贞儿恭恭敬敬地给太后行了跪拜大礼：“奴婢锦绣坊执事宫女万贞儿拜见上圣皇太后，恭祝太后福寿安康。”

当今景泰帝即位后，给嫡母孙太后上尊号为“上圣皇太后”，尊自己的生母吴贤太妃为“皇太后”，所以宫人们平日里给两位皇太后见礼时，称号上是有区别的。

孙太后慢悠悠地说：“起来吧，走近点儿，让哀家好生瞧瞧。”

万贞儿福了一福，向太后坐的方向前移了几步，微微抬起头，正好碰上了太后凤冠下一双威严的凤目定定地打量着她。万贞儿怔了一下，和太后精悍的目光对视了片刻，就不由垂下了头。孙太后一向就是一个精明强势的人，万贞儿不想和她对视太久。

“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吧，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多大了，什么时候进的宫？”孙太后依旧是不紧不慢地说。

万贞儿依然是福了福，口齿清晰地说：“奴婢万氏，小名贞儿，青州诸城人氏。奴婢今年十九岁，四岁时入宫，先后在针工局和锦绣坊当过差，入宫至今已经十五载了。”

“哀家素日冷眼旁观，这么多宫女里，也觉得你是一个行事稳重、嘴紧手勤的人，沈姑姑也在哀家面前力荐你。今日一见，也果然是个清爽、伶俐的丫头。”孙太后把玩着手指上金镶玉的长护指，不疾不徐地说。

万贞儿垂头伺立，大气也不敢出，平心静气地等待着太后后面要说出的话。

“如今新帝既立，太子之位亦不能空悬。当今景泰皇帝已册立了太上皇两岁的长子见濬为太子。太子年幼，哀家寻思着得找几个能干又信得过的心腹之人去东宫伺候太子。哀家冷眼考察了许久，也有沈姑姑的推荐，准备让哀家身边的从七品女官叶菊心和你一起去东宫伺候太子。万贞儿，你可愿意？”

万贞儿浑身一激灵，怎么也没想到太后会把伺候太子这样重大的责任交给她，去东宫伺候太子自然比在锦绣坊管理衣饰责任重大多了。来不及多想，她叩头谢恩说：“谢太后恩典！奴婢惶恐，当尽心竭力伺奉好太子殿下！”

“那好，从明日起，你就和菊心搬去端本宫伺候太子的饮食起居吧。太子年幼，你们当要好生照看。照看得好，有赏！若有半分差池，可仔细你们的皮！”孙太后威严地说。

万贞儿全身一凛，只得叩头如捣蒜，嘴里连呼：“奴婢当尽心竭力，拼死也会护得太子殿下周全！”

“沈姑姑，赏万贞儿玛瑙串珠一对。若日后伺候太子有功，还会重重有赏！”孙太后说。

万贞儿再一次叩头谢恩。

回到锦绣坊，万贞儿把在锦绣坊的一切事宜都交接给乔韵儿。

乔韵儿颇有些不舍，一直嘟嘟囔囔地说：“贞儿姐姐，你去伺候太子，这个差事可比在锦绣坊对着一堆不会说话的衣物有趣多了！姐姐，以后有机会的话，在太后面前美言几句，让韵儿也可以去伺候太子，韵儿不想和贞儿姐姐分开。在宫里，只有贞儿姐姐对韵儿最好，韵儿想一辈子跟着贞儿姐姐。”

万贞儿被她聒噪不过，只得答应说：“日后有机会的话，我就去求太后让你也去端本宫伺候太子，我们两个在一起。”听到万贞儿的许诺，乔韵儿这才心满意足地笑了，也不啰唆了。

万贞儿心想，韵儿还真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她以为伺候太子是件好玩轻松又荣光的事，其实根本不是这样。这其中的缘由都绕不开两个月前发生的“土木之变”，当时震惊朝野。

正统十四年七月，漠北的蒙古瓦剌部在首领也先的率领下以明朝减少赏赐为借口，分四路大举侵犯明境。二十二岁的正统皇帝朱祁镇偏听亲信太太监王振的煽惑，御驾亲征漠北的蒙古瓦剌部落。

由于王振指挥严重失误，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剌围困，死伤十余万，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和大学士曹鼐等数十名文武官员战死，正统皇帝朱祁镇被蒙古瓦剌也先部生俘。这就是史书记载的“土木之变”。

皇帝被俘的消息传到京城，以兵部侍郎于谦为首的廷臣为应急，联合奏请皇太后孙氏立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郕王是正统皇帝唯一的皇弟，正统帝亲征前命郕王留守京师监国。

时年二十一岁的郕王在孙太后与朝廷重臣的拥立下，于正统十四年九月初六登基，是为明景帝，年号景泰，以第二年为景泰元年。景泰帝奉北狩亲征被俘的皇兄朱祁镇为太上皇，立两岁的皇侄正统皇帝的长子朱见濬为皇太子。

听说小太子朱见濬只是一个还在吃奶尿床的两岁奶娃娃，除了原先有奶娘保姆宫女太监们伺候着，叶菊心和万贞儿是孙太后另派过去的贴身教引姑姑，可见上圣皇太后对他这个嫡亲孙儿是很看重的。

从宫外郕王府迁居寿昌宫的皇太后吴氏可也是有着自己的嫡亲孙儿的，

吴太后的孙儿就是当今皇上景泰帝的长子朱见济，由杭贵妃所生，刚过了周岁生日。

所以这个关口，万贞儿自然明白孙太后特意指派叶菊心和她去往太子东宫的用意。她和叶菊心肩上的担子不轻啊，若小太子稍有差池，她和叶菊心的人头不保。

此刻的她万万也没有想到，翌日初次去端本宫面见太子，就惹出了麻烦和不快。

一早盥洗罢，仁寿宫的沈姑姑就领着叶菊心和万贞儿去小太子居住的端本宫报到。

远远地，万贞儿就看到了端敬殿、端本宫、文华殿这几处宫殿屋顶上那明晃晃、青幽幽的绿色琉璃瓦。

明朝祖制规定，这几处宫殿为太子的居住、摄事之所。因为这一处所位于紫禁城东部，东方在五行中对应“木”，木在五色中主“青”，是木叶萌芽之色，代表温和之春，象征着日出东方，主生长。对于年幼的皇子皇孙来说，顺利生长是最重要的，因此明朝祖制规定太子皇子们的居所便以绿瓦覆顶。

到了端本宫，沈姑姑口宣：“奉上圣皇太后懿旨，着仁寿宫原女官叶菊心、锦绣坊原主事宫女万贞儿即日起拨往端本宫伺候太子的饮食起居。叶菊心任端本宫的内府侍卫总管，万贞儿任太子的贴身教引姑姑。叶菊心和万贞儿自当尽心竭力，和端本宫原有的奶娘、保姆、姑姑、宫女、太监一起尽心侍奉太子，确保太子平安康健无虞。若有懈怠者，定予追究不赦！”

叶菊心、万贞儿和端本宫原有的宫人太监们黑压压跪了一地，领旨谢恩。沈姑姑带着叶菊心和万贞儿正式拜见了端本宫的首领太监覃包、太子自小的乳母李姑姑以及太子宫里的主事宫女春早。

覃公公和李姑姑都是约莫三十岁左右，和叶菊心差不多的年纪，他俩对叶菊心和万贞儿也显得很谦恭、很客气。至于春早，应该和万贞儿年纪相仿，在沈姑姑给两人互相引见后，春早只是“哼”了一声，就不再言语。万贞儿感觉到春早对叶菊心和她的到来显得有些敌意和戒备。

沈姑姑走后，叶菊心提出要去见太子。李姑姑带着叶菊心和万贞儿来到后殿，她边走边说：“太子殿下这几日胃口不怎么好，夜里哭闹，太医给开了

些开胃健脾的方子，现正吃着。那药有些苦味，尽管搁了冰糖在里头，太子爷也不爱吃，哄也哄不好呢。”

“哦，那倒更要瞧瞧了。”叶菊心说着加快了脚步。刚来到纱幔低垂的寝殿，就听到了小儿口齿不清的哭闹声：“不、不要。”还有宫女的哄劝声：“太子爷，不喝药，身上就没力气啊。”

转过纱幔，万贞儿看到一个穿着小黄袍、戴着长命金锁的小人儿被一个粗壮的乳母搂抱着，一个约莫十五六岁的宫女正端着金边小碗，举着小银汤匙给那小人儿喂药。

那孩子在乳母怀里扭来扭去，张嘴闭眼干号，看都不看药碗一眼。万贞儿仔细看那小人儿，虽然穿戴金气富贵，但肌肤偏瘦，没有两岁奶娃娃通常该有的肉实和墩胖。

万贞儿不由想起了入宫前自己那也只有两岁的弟弟万通。万贞儿的父亲万贵当年因连坐之罪被流放到蛮荒之地霸州，一家人流离失所缺衣少食。万贵把年仅四岁的万贞儿托人送进宫中掖庭为小宫女，除了混一口饭吃不致饿死，也期望女儿有朝一日混出名堂让家里人也跟着沾点儿光。

万贞儿记得入宫时，她的小弟万通刚会走路，也刚学会说话，小弟喜欢举着胖胖的小手奶声奶气地唤她：“阿姐，抱抱。阿姐，抱抱。”

万贞儿那时虚岁五岁，要抱动有些肉墩墩的小弟实在是勉为其难，但她还是喜欢去抱小弟。她进宫那天出门时，小弟哭着要“阿姐”的声音一直回响在她耳边。万贞儿进宫时最舍不得的亲人就是小弟，再就是娘亲。

今天看到眼前这个小人儿，万贞儿不禁又想起了她的小弟。她离家时，小弟也是眼前小人儿这般年纪，如今光阴荏苒十五载，小弟应该也是英俊少年了。但她对小弟的记忆，还停留在他两岁那年扎着小髻挥舞着小胖手的场景里。眼前这个也是两岁的尊贵小太子，让她想起了自己那远在穷乡僻壤、吃着粗茶淡饭的小弟。

眼见小太子的哭闹样，万贞儿想起了小时入宫前逗弄小弟的情景。她对李姑姑说：“有没有能发出声响的铃铛？”

李姑姑对另一个小宫女说：“秋水，去找个摇铃来。”秋水把一个银晃晃的摇铃拿来了。

万贞儿取过摇铃，走到那个闭眼干号的小人儿面前，试着轻轻摇动铃铛，铃铛发出了清脆悦耳的声音。小人儿听到铃声，睁开了眼睛。

她小心翼翼地带着笑容对着小人儿说：“好听不？”又试着继续摇动铃铛。这下铃铛的声音愈加清脆，像雨点打在屋檐上，又像秋风刮过庭院黄叶的簌簌之声。

小人儿笑了，嘴角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涡和几颗尖尖的白乳牙。他伸出了手，想抓住铃铛。万贞儿继续摇动着铃铛，趁机说：“先喝口药，贞儿姑姑就把这个给你玩。”小人儿扁了扁小嘴，欲哭。

万贞儿赶忙把铃铛塞到他的小手里，他一只手拿不住，就两只手来拿。万贞儿接过那个叫夏露的宫女手里的药碗，趁机给小人儿嘴里喂了一勺汤药。小人儿正玩着铃铛，两只手摇晃着铃铛，发出“丁零零”的声音，他注意力都在铃铛上，也没表示反对。

万贞儿趁机把汤碗里并不多的药汤都喂了进去，只剩下了药渣。她吩咐夏露再倒点儿温热的白水来，又喂这小人儿喝了几口白水。小人儿一边玩着铃铛，一边咂吧着小嘴，似乎对喝下去的白水挺满意似的。

殿里的人都松了口气。李姑姑笑着说：“还是太后身边的人有办法。这个法子其实也简单，咱们怎么都没想到呢？贞儿姑娘，以后给太子喂药这个差使，就交给你来吧。”

万贞儿刚想推辞客气几句，却听到春早嘟哝着说：“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老鼠——凑巧罢了。”万贞儿便不做声了，客气的话也没说出口。她已经看出这个和她年龄相仿的春早，颇不待见她。春早是东宫宫女里资历排第一的，是太子身边的老人，万贞儿并不想与她为敌。

在端本宫的第一个晚上，是叶菊心、李姑姑、夏露在太子寝宫的外殿当值。万贞儿和春早、秋水、冬雪住在偏殿里。半夜里，一直睡得迷迷糊糊的万贞儿似乎听到了太子寝殿传来哭闹声。

万贞儿被惊醒了，欲起床，和她住一屋的冬雪说：“贞儿姐姐，不碍事，是太子梦魇了，在哭闹。一个月里太子夜里总要梦魇几回，太医们也开了安神压惊的方子，但收效不大。太子平时也没什么大毛病，只是隔几日会夜里哭闹一下，白日里都好好的。我们也都习惯了。据傅太医说，太子年龄小体

弱娇怯，夜里该挨着生母或者奶娘乳母睡。太子的生母贤妃娘娘身子一向不太好，自己也是三天两头喝药看太医的。太后叫不要劳烦周娘娘，就叫乳母、姑姑并几个贴身宫女陪着太子过夜。自小服侍我们太子爷的奶娘也有好几个，李姑姑、崔姑姑是为主的两个。好像就只有李姑姑陪的夜里，太子睡得安稳些，但李姑姑也不能每晚都陪夜的。你和菊心姑姑都是太后身边派来的人，李姑姑说，还指望着你们把太后宫里的福气也带点儿给太子呢。”冬雪年龄尚小，一派天真稚气，她是这些宫女里最愿意和万贞儿说话的人。那夏露、秋水似乎和春早是一派的，也不爱搭理万贞儿。

万贞儿对冬雪说：“好妹子，谢谢你肯把这些告诉我。我和菊心姑姑既然是太后派过来的人，心里一样都是为太子着想的。”

第二日晚上，安排的是万贞儿和春早以及太子的另一个乳母崔姑姑当值守夜。万贞儿是心里有事睡觉就比较警醒的人，所以当半夜里小太子在寝榻上翻身时，她就醒了过来。而崔姑姑依旧鼾声隆隆，离太子寝榻最近的春早也没醒，鼻息均匀。

太子寝殿里的烛火是长夜不熄的。透过微红的烛光，万贞儿看到小太子的双手伸出了锦被，在空中胡乱挥舞，嘴里还发出“哦哦呀呀”的自言自语。

深秋夜里已经有极深的寒意了，万贞儿担心只穿着薄丝棉褂睡觉的小太子把手伸出被外会受凉。她看看陪寝的另两人，崔姑姑许是白日里辛苦劳碌了，依旧在打鼾；春早翻了个身，又睡着了，响起了均匀的鼻息。

没办法，万贞儿只得穿上夹袄夹裤，蹑手蹑脚地走到太子寝榻前，轻轻地把太子在外挥舞的双手放回锦被里。再摸了摸太子身下，果然裆下的棉片已经浸湿了，她给换了一块干净的棉片。

换了干净舒适的棉片，小太子身上舒服了，黑黑的眼仁凝视着她，嘴角浮现出了笑意。这是到太子宫两天来，万贞儿第一次看到小太子的笑意。她不禁伸出手指刮了刮他柔嫩的脸颊，不料他的嘴却一下咬住了她的手指，那几颗长出的尖尖的小门牙竟然把她的手指咬得隐隐作痛。

万贞儿忽然醒悟了：小太子莫非是饿了？李姑姑交代过，太子夜里有时是要加餐的，有时是乳母的人奶，有时是滚水即冲的桂花藕粉羹或者玫瑰粳

米粥什么的。

万贞儿看看睡得正香的崔姑姑，不想喊醒她，于是，轻手轻脚地用寝殿放着的暖瓶里时时温着的滚水给太子冲调了一碗桂花藕粉羹。现在正是深秋桂花飘香的季节，桂花香能够宁神安眠。

万贞儿把太子的头放在她的手臂上枕着，喂他吃了小半碗桂花藕粉羹。一边吃，他黑黑的杏仁般的眼眸一边打量着她，有时嘴角还浮出一个带着笑意的梨涡。这不由让她又想起了自己的小弟，小弟从前也是这般瞧着她的，在她抱他、喂他吃食、逗他玩耍时。

渐渐地，小人儿的眼神迷离了，似睁非睁了，万贞儿晓得他应该是瞌睡来了。果然，一会儿，他头一歪，就睡着了。万贞儿用丝帕擦了擦他的嘴脸，扶起他的背，小心地、轻轻地拍了一会儿，让他消会儿食，不至于噎着。过了一会儿，她才轻轻扶着他躺下，盖好锦被。小人儿很快就睡熟了，响起了均匀的呼吸声。

当万贞儿轻手轻脚地走回自己的寝榻时，却看到了昏暗中一双亮闪闪的眼睛紧盯着她，像黑夜荒野上闪着绿光的狼眼。万贞儿被吓了一跳，再一细看，却是春早披衣坐在寝榻上，一直盯着她，也不晓得春早是什么时候醒的。

“不错嘛，才来第一个晚上，就把太子殿下伺候得周周到到、熨熨帖帖的。很熟练嘛，倒比我们这些东宫的老人还熟练了。”春早一说话就是阴阳怪气的。

万贞儿没理她，只是淡淡地说：“我睡觉比较警醒，太子饿了，也尿了，我见姑姑和姐姐辛苦了，睡得熟，就替太子换了尿片，喂了藕粉羹。这些都是小事，我入宫前，在家给吃奶的小弟也做过的，确实做起来也不算生疏。做得不好，让春早姐姐见笑了，还请原谅贞儿则个。”

一直鼾声如雷的崔姑姑被她们的谈话惊醒了，她披衣起来迷迷糊糊地说：“是太子饿了？要吃奶了吗？”说着，她就解自己的衣襟。

万贞儿说：“姑姑安心睡吧。太子刚刚才吃了半碗藕粉睡了，棉片也换了，就不用劳烦姑姑了。”

“哦！那就有劳贞儿姑娘了。我夜里瞌睡大，以后太子要吃奶的话，还

烦请贞儿姑娘提醒我。”崔姑姑打着哈欠说。

“好的，到时贞儿会提醒姑姑您的。”万贞儿说。崔姑姑千恩万谢地去睡了。春早“哼”了一声，也扭头去睡了。

万贞儿心想，自己只是初到端本宫，无意中就惹下了一个对头。这以后的日子，如何与春早相处下去？她还来不及细想，睡意就袭了上来，于是钻进已没有热气的被子，也很快睡了过去。